

世界畅销书榜  
惊悚悬疑小说系列

与斯蒂芬·金、迈克尔·克赖顿齐名的著名畅销书作家

PETER JAMES

〔英〕彼德·詹姆斯 著

潘琳 安允涛 葛淑雁 李新英 译

群众出版社

# 炼金术士

## ALCHEMIST

世界畅销书榜  
惊悚悬疑小说系列

与斯蒂芬·金、迈克尔·克赖顿齐名的著名畅销书作家

PETER JAMES

〔英〕彼德·詹姆斯 著

潘琳 安允涛 葛淑雁 李新英 译

群众出版社

# 炼金术士

## ALCHEMIST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炼金术士 / (英) 詹姆斯著; 潘琳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系列)

ISBN 7-5014-3574-X

I. 炼… II. ①詹… ②潘…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1492 号

## 炼金术士

---

著 者: [英] 彼德·詹姆斯  
译 者: 潘 琳 安允涛 葛淑雁 李新英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http://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mailto: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427 千字  
印 张: 24.7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修订版  
书 号: ISBN 7-5014-3574-X/I·1515  
定 价: 32.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主要人物表

蒙特娜·巴拿曼——迪克·巴拿曼博士的私人助理，女儿。爱称：蒙蒂。

迪克·巴拿曼博士——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基因研究科学家。

尼尔·洛克——班迪克斯·斯其尔公司主席。

文森特·克洛维——班迪克斯·斯其尔公司总经理。

康纳·莫洛伊——班迪克斯·斯其尔公司专利部律师。

查理·洛理——班迪克斯·斯其尔公司专利部经理。

杰克·希尔斯——班迪克斯·斯其尔公司遗传学实验室总技师。

安娜·斯特林——蒙特娜的女朋友。

马克·斯特林——安娜的丈夫，律师。

沃尔特·霍金——巴拿曼博士实验室总技师。

比尔·葛恩——班迪克斯·斯其尔公司安全部经理。

赫伯特·温特沃思——《泰晤士公报》编辑、记者，赛拉的父亲。

赛拉·约翰逊——赫伯特·温特沃思的女儿。服用“麦特诺克斯”药品的受害者。

山德拉·沃勒顿——《泰晤士公报》记者。

莱温——探长。

理查德·威尔逊——杰克·希尔斯的朋友，技师。

戴维·施瓦布——康纳·莫洛伊的朋友，美国专利权办公室职员。

马吉斯特·康普利——巫师。

丹尼尔·朱迪——又名西欧图斯。信奉异教。

# 炼金术士

## 序 章

1991年2月，以色列一位年轻人，带着他的行李，从耶路撒冷出发，开始他的旅程。这位英国人带着的唯一行李便是绝对的自信。

他安静地坐在颠簸的梅赛德斯出租车上，出租车后面的座位凹凸不平，乙烯基散发出油腻的味道，抛弃的烟头的味道也不断地钻入他的鼻孔中，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一开始和结尾。这希腊语像是一首古老的乐曲在他头脑中盘旋往复，他却不能摆脱掉。

我就是起始和结尾，我就是起始和结尾，我就是起始和结尾。一个“Yahweh。”他嘴里小声嘟囔着，“你再也不是那个可怜的家伙了。”出租车里关闭了空调。透过敞开的窗户，他注视着外面那与方才没有什么两样的风景。闷热、潮湿的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塑料温度计上的气温显示已经上升到了华氏120度；每隔几分钟就发出一阵令人厌恶的砰砰声，像是悬挂在室内镜子上面的大卫之星在撞击它。偶尔他还会闻到外面的沙漠散发出的气味；那多半是牛奶的甜味被浓烈的海盐味弄酸了的的味道。他们途经了一座农庄，忍受着下水道污水发出的恶劣的气味，然后便是浓浓的烤肉和烤干果混合起来的芳香。一个小孩冲他挥手，但是他没有做出回应。

我遇到了一位从神奇国土上归来的旅行者。

他想到了大诗人雪莱，这是雪莱的诗句。是的，他了解雪莱，还有拜伦；他们知道这其中的秘密，他们也曾尽力一起分享，一起维护这秘密。

有时，魔鬼也是君子。想到这儿，他笑了。

行驶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出租车猛地停了下来，司机说：“这条路

不是特别好走，你可以从这儿步行过去。”

但是对于这位英国人，前面的道路与后面刚刚行驶过的路程相比，并没有糟糕到哪里去：只不过是沙地上多了一处伤疤，沾满苍蝇卵的鹅卵石和松散的石子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

于是他把钱递给出租车司机：“现在先付你一半，回去时再付另一半。”

司机惊恐地望着沙地上伤疤累累的群山，然后说道：“好的，明天我过来，十点钟在这儿等你。”他发出的声音像是有回声，说着他挂上车挡，加大油门向前驶去。

这位英国人孤独地行走在如金属般光亮的蓝色的天空下，出租车带起了飘扬的灰尘。他打了一个冷颤，当他掠眼看到沙地上布满粉红色、黄色和奶油色会合起来的色彩，以及战争过后留下的油渍，心头掠过一丝怀疑的感觉。

他已乘坐飞机和出租车游览了三千英里，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又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他要独自步行来完成，一直到旅程结束，而现在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突然被他所面临的势力吓怕了，而且他知道那位出租车司机一定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也是他为什么拒绝让那位司机再往里面开的缘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里可以发现历史上传奇人物的历史证据，在这里正被人们寻找的证据也许对世人是一个永久的秘密，在这里一个秘密可以被几个世纪甚至几百万年保存在群山之中，而没有任何人去发现它，也可能像所罗门的锁骨一样永久地丢失。

他戴上帽子，背上小提包开始踏上征程。没有带地图，但他知道往哪里走，甚至不需要前面有别人走过的足迹的指引。他也知道前面好像是一块磁石在吸引着他向前走，走向他命运的归宿，走向这个世界上保守得最严密的秘密。他大显身手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他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风儿拂动着他的脸颊，像是窃窃私语。

他向着预定的方向向西方走去。各种思绪如同一团乱麻，开始涌向他的脑海。冰雹频道已经开播，他在这儿聆听着，接受着教诲，接受着那高于一切的礼品，摩西已经率领着以色列的孩子们穿过了这片沙漠。现在他也是被指引着穿越这片沙漠，踏着时间的脚步，很快地他将会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大山的训诫已被交付给面前的一个山坡。基督教的历史寄居在这沙石颗粒之中，而沙石颗粒铸造了这地形。

# 炼金术士

硅来源于沙子。巨大的砰砰声，也就是所有的创造都来源于几粒尘土。硅片来自于几粒沙石。化学，化学便是一切。现在你或许有了一台比一粒沙子更小的电脑。

我会给你们看不同于两者的一些东西/你早晨身后的背影/或者傍晚和你重合的身影/我还会手持一把尘土让你觉得恐惧。

他连续坚定地走了两个小时，经过了身着褴褛黑白衣服的贝都因人放牧的几个羊群，他自己一直在盘算别人教给他的路程。打开收音机的波段。汗水浸湿了他的白色丝衬衫，粘在他的皮肤上，亚麻布夹克衫的腋下已布满了大块的汗渍，这使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一向是身着一套西服，系一条领带，从来还没有穿得如此休闲过。一辆骆驼般的火车海市蜃楼般地缓慢地穿越着地平线。看上去他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心里却十分地警觉。

他又想起了“起始和结尾”，他一边走着，这几个词像是一首颂歌在他的脑海中重复着。“起始和结尾。”想着想着，他不由自主地笑了；这同时也给了他力量，使他不再惧怕每一步会走错，那可怕的每一步，尽管以前他也曾经走错过。他停下来喝了一口随身携带放在包里的水瓶里的水，然后继续往前走。

群山正在慢慢靠近。他能看见那如身影般的山石，那峻峭的表面一直高耸到天际，并且骨子里还能感觉到那稳步向他移动的岩石的墨黛般的黑色。但是他现在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悄悄地升腾起一股得意。一只孤独的老鹰在他头顶之上盘旋着，在上空还有一些看不见的鸟儿低吟着，这使得他想起了海鸥。

太阳已经开始落山，拉长了他面前的身影，当他开始爬山时第一次感觉到了疲倦，这儿没有人的足迹，没有路标和标示器，更没有人曾经驻足过的痕迹，只有无尽的陡峭的岩石壁，它们高耸着或延伸到他后面的峡谷中。

最后他正要继续自己漫长的旅程时，看到上方有一个人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一座雕像。静静地站在这座雕像旁边的，是一头系着链子的山羊。他们在这儿；他来对了地方；他责备自己曾有过丝毫的犹豫，这时又增添了新的力量，加快步伐向前走去。

他沿着狭窄的岩架走着，群山绵延在他的左侧；风儿从黑色的岩洞里冒出来迎接他：这阴冷潮湿的天气。当他走近时，那位坐着的男人并没有动，也没有扭过头来，而只是一动不动，像拴着那头山羊的木桩，他两眼直视着岩洞狭窄的出口，那岩洞迂回几十里一直伸展到无尽的黑

暗之中。

那位牧羊者瘦骨嶙峋，身穿一件很脏的白色披风，有着极其典型的闪米特人的特征，使人有可能把他当做犹太人或是巴勒斯坦人。他黑色的小眼睛散发出来的目光呆滞且面无表情。

这位英国人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年约二十岁的牧羊人，并私下里认为自己会选择一個更年轻更强壮的小伙儿放牧，他猜想他会这样做的，任何一个像他这个年龄的人都会这样做的。他经过牧羊人的身边，进入到岩洞的无边的黑暗中去，也没有和他打招呼。

在朦胧光线的边缘，他能看见雕刻在地板上如同墓碑一样排列的五角星符号，那装潢华丽的如同王座般的石椅位于中间。他把手里的包裹放在地板上，按照别人告诉他的坐在椅子上，交叉起两手放在膝盖上，闭着眼睛凝神思考了一个小时。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落日的第一缕光线已经透过那悬挂在岩石顶上的五边形天然磁石投射到房间里来。几分钟之后，整个太阳已经暴露眼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这个英国人直视着它，以自己的意志抵制着它，而且始终保持着沉默。

太阳径直悄悄地滑动到了牧羊人的背后，看上去他好像已经吸收了所有的太阳的光线，使这位英国人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牧羊人在苍穹衬托下的微光闪闪的黑色的背影，随之黑暗很快笼罩了外面的世界。

英国人耐心地等待着，好像时空因他而停滞，这样一直等到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信号，他接着开始念十年来每天都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操练，一直在背诵的咒语。

他们都在他身后黑暗中的某个地方。他没有看见他们，他们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是他知道他们都在那儿，他们所有的人都站在指定的位置上，只有那个老头儿例外，他躺在担架上，其余的人抬着他。两个小时之后，他结束了念咒。他声音最后的余音也开始消失。

现在他不得不接着再等。

所有的时间真正暂时停滞。所有的时间都是他自己的。英国人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他茫然地注视着前方，隐隐约约感觉到寒冷的空气正慢慢使他的身体失去知觉。他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坦然。一切正在来临，很快就会降临这里。

第一个信号是山羊一声接一声连续不断的叫声。他听到了石板上杂乱的马蹄声，接着是捣碎东西的声音，还有拴马拉拽树桩嘎吱嘎吱的声音。接着更多的山羊的叫声引起一阵阵的恐惧。

最初风儿冰冷的口舌满含深情地温存着英国人的脸庞，调皮地抚弄着他的头发，吹皱了他的衣服。继而风悄无声息地迅速降临，每一秒钟都在加强，变得愈发冷烈，愈发残忍，把他禁锢在座椅上，折磨着他。

他听见了隆隆的声响像是行驶过来的地下火车，接着便是微弱的震动的声音。马上！马上就要行驶过来。穿越所有的时间来与他会合。这是一次他已经知晓的约会，从他出生的那天起，他就已经知晓，他会把这一天永远珍藏在记忆中。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求的东西！

突然牧羊人发出“啊啊”的惊恐的叫声，随之消失在风的旋涡中，既而像一枚炸弹在岩洞中爆炸。

这位英国人从他的椅子上弹跳起来，穿过地板，猛烈地撞在一堵门上。狂风在他身边呼啸，压迫着他的耳朵像是要粉碎他的耳鼓，然后在他头脑中引爆，即刻他失去了自信，他在尽力遏制自己的疼痛，紧咬住牙关以免自己叫出声来。

刺耳的狂风在他四周怒吼着，带着各种奇怪的声音——各个国家的语言，各种陌生的声响与旋律，它把这个英国人举起，使得他在地板上翻着筋斗，然后又把他抬起，又再次把他摔在地面上，他的头在石椅上已经划开了很深的伤口，他用手在地板上胡乱地摸索起来。

呆在五角星里边。

那教诲，必须遵守那教诲的第一条规则，他摸索着寻找地板上的纹理，地板在膨胀，在抖动，使他倾斜到一侧。

接着又是一片沉默。

他静静地躺在那儿。风已经无影无踪，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而仅有的是柏油马路般的黑暗和沉寂。

某处一只灯在闪耀。他闻到了燃烧着的石蜡烟熏的味道，并感受到了它所发出的温暖。墙壁上摇曳的灯盏，数目在增多，亮度也在加强。他看了一下他的后方，一排点燃的火把横跨整个三百尺宽的岩洞。他能看见它们背后的轮廓，但不是面孔。没有必要看见这些面孔，因为他已经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于不认识的，以后他还会遇见他们。

他转过头去看那牧羊人和那只山羊，他首先看到的是那折断的系链磨损掉的齿，然后看到了一只山羊蹄和一截山羊腿，在它旁边，还搁置着两截被扯下的手臂，手指相互联系着，像是在临终前一直在做最后的乞求。他们用一条破旧的染了血的布遮掩住了一部分，一团羊肠在一堆令人作呕的东西中闪耀着。

他还看见一只人脚，然后是牧羊人的头和躯体的上半部分，而且这躯体的胸骨部分已被残忍地割开，在其附近，放置着山羊的头部，头部

从颈部断裂开来，构成一个直角，一只耳朵支了起来，像是要竖起来聆听什么。鲜血，一片片肉，还有器官的某些部分散在地上，附在墙面上，像是因爆炸四处飞溅而留下的残局。

沉默像是要永远持续下去。

最后那位老头儿的声音打破了这沉寂。就是那位他们用担架抬到这儿来的老人。他用多年来一向充满权威的语调平和而又确信地吟颂着：

Nema. Olam a son arebil des

Menoitatnet ni sacudni son en te

Sirtson subirotibed

Sunnittimid son te tucis

Artson atibed sibon ettimid te

Edioh sibon ad

Munaiditouq murtson menap

Arret ni te oleac ni

Tucis aut satnulov taif

Muut munger tainevda

Muut nemon rutecifitenas

Sileac ni se iuq

Retson retap

Hail the new emperor of the Grand Grimoire!

英国人度过了一段难捱的时光才作出回答。他先是站了起来，又重新坐到椅子上，脸部不再对着那手电筒的灯光，而是向外望着外面的黑夜。他缓慢而又深深地作了一下深呼吸，这样他有了足够的肺活量使自己强力支撑着喊道：“来吧！撒旦！”

然后同样的声音一起响应着：“来吧！撒旦！”

1994年9月 华盛顿的乔治敦

这只鸟一动不动地悬挂在小男孩头上的天空，它的羽翼向外伸展着，好像是由无形的线牵挂着。慢慢地，像是直升飞机的两片机翼，它开始沿着自己的轴旋转起来：一个巨大的黑色食肉动物在搜寻着身后的景色，想获得可食的猎物。

突然它滑向了一侧，好像是牵着的线被切断，然后停滞下来稳定了片刻；接着半是飞翔半是跌落晃晃荡荡向地面落下来，像是在追赶自己的影子，它的两个翅膀很费力地拍打着，像是要用力抓住身边的空气。

几秒钟之后，它就砰的一声落在离他站立的位置只有几码远的地面上。小鸟的头部猛然抽搐了一下，好像是十分惊讶地直视着他。

男孩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尖声叫喊起来：“爸——爸——！爸——爸——！”

“宝贝儿，好了宝贝儿，妈妈在这儿，你妈在这儿！”  
随之小鸟儿的头部在明媚的阳光中四分五裂。

一阵沉默。

康纳·莫洛伊睁开了眼睛，在他熟悉的茫茫黑暗中，注视着那梨形灯泡里放射出来的灯光。接着他看到了书架，书架已被古老的《连环画》、《年鉴》、《儿童百科全书》以及他的小型显微镜等排得满满的。

房间仍是十五年以前离开时那个样子；还是原来的质地薄软的窗帘，单调的红色地毯以及白色的抽屉。他现在所躺的床也是在他十几岁时的

那张，至今仍没有什么改变。

“康纳，你没事吧？”

男孩的母亲焦急地凝视着他，她细长的手指上戴着几个金属戒指在闪闪发光，但是此刻一切都未改变，这十五年多像是被剥去的床单，更换的只是表层。他现在又变成了孩子，成了一个在噩梦中被母亲救出的小男孩。

“亲爱的宝贝儿，你没事吧？”

他舒缓了一下堵塞的喉咙，点了点头。

“你会把脑袋喊掉的。”

“对不起。”

“是在做梦吧？”

他平静了片刻，意识到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会带来更多的责备，但是他知道试图隐瞒是没用的，因为她能把他看穿。因此，他回答道：“是的。”

她已经五十六岁，但风韵依旧。尽管黑色的长发中偶尔夹杂着缕缕灰色，但是看上去仍比她的实际年龄靓丽得多。

她行为很怪，在他小时候经常使他在朋友们面前很尴尬，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过对她的爱。对他，她尽到了一个做母亲的所有的职责，为此他很佩服和尊敬她。

她问道：“你想接着睡还是想喝点儿什么？”

康纳看了一下手表，三点十分。但是明天便是这次看望母亲的最后一天。“好的，妈妈，喝杯饮料吧，对不起吵醒了您。”

“不，你没有吵醒我，我还没睡。”

他慢慢地下了床，穿上睡衣，向厨房走去，这时他听到了水壶沸腾的声音，还闻到了刚刚点燃的香烟甜甜的味道。这些年来，这座具有农场风格的房子一直矗立在这里，向世人昭示着母亲的成功和繁荣。起初在这一带它只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屋，而且刚刚算得上乔治敦的一个地址。而这间小屋并不惹眼的外表对父亲来说却是含义颇多，因为父亲并不喜欢住在别处的大房子里，而是更愿住在一个地理位置良好的小一点的房子里。父亲对任何事情的观点都是难以改变的。

母亲沏了一些药草茶，却没注意到这恰是康纳讨厌的东西，她把草茶带到他们原来的那间客厅，这间客厅是在母亲害怕时才被派上用场的。早在他的孩子时代，这间屋子习惯上被当做整个家庭的中心，但是这些年来母亲彻底地把它改头换面。墙壁和天花板已经镶上了橡木板，另外两面墙上从地面到天花板都布满了书架，书架上是一些神秘的参考著作

以及恐怖书籍，无疑使这间屋子平添了几分幽闭恐惧的色彩。要想接近这些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沿着书架排列着许多岩石晶体，它们已被打磨成各种不同寻常的形状，有看起来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青铜制品和怪兽状石头滴水嘴，它们紧靠着书架排列。

深红色的窗帘从来没有拉开来过，与外面的世界俨然隔开。两只缅甸猫蹲坐在煤气炉两侧的炭盆里，像是两名哨兵在放哨。炉火就这样在两根菩萨拐杖的陪伴下，日日夜夜，一年又一年地燃烧着。一只编织的巨大的五角星径直悬挂在炉火上方的墙壁上，两侧是两只高高的黑色蜡烛。

母亲穿着黑色长袍安详地端坐在舒适的沙发上，一副很放松的样子。身后有一张小木桌，这是她经常坐的地方。桌子上还摆放着一只水晶球，一个小的尖状玻璃物，还有几件其他的工艺品。在远处那面墙上，有一排巫毒教术士的面具，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她的电脑工作站，在这里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互联网上发布一些神秘的消息，并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阅读到意大利纸牌的有关情况，还可以获得一些精神治疗方面的信息。

书架旁的两面墙壁之间有一扇上了锁的门，这扇门直通她的卧室，在这里她召开降灵神会，操练她的魔法表演。康纳从来不被允许进入其内，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曾多次耳朵紧贴在门上窥听，但除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念咒声之外，什么都听不见。

母亲重重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雾吐在镶嵌的天花板上，那上面雕刻的是一些神秘的符号。“康纳，我知道你已下定决心，但是我想让你再重新考虑一下，我生命中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我不想再失去你。”

“你并没有失去我，我只是在电话的另一端，我们还可以每天发电子邮件，我只是距离您一飞机远的距离。”

母亲口气有点尖锐：“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他什么也没说。

“你只是不知道现在你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也许我教给了你太多的东西，给了你许多盲目的自信，但是相信我，这些我都看透了，我也都经历过了，再考虑一下，你还会有机会的。”

“妈妈，我要走了。”

“你不必走，这儿还有其他人做伴——是的，就是这儿。”

“妈妈！我们在这件事上已经争论过成千上万次。我不得不这样做。”

“你像你父亲一样执拗。”

他简单地回答道：“因为我是他儿子。”

## 2

1993年10月 伦敦

“你应该意识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医药工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出售蛇油一直到控制人类的前程。可问题是这还是由蛇油商来经营。”

蒙特娜·巴拿曼注视着头上的电视监控器，想到了神灵。

“偷盗，这些无耻之徒，他们全是无耻之徒！”她的父亲使劲敲打着咖啡桌，显然他身旁的女记者看上去有点慌乱。

巴拿曼医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算是一名卓越的人，他不仅身体高大强壮，而且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是卓有天赋。他有一个光秃秃的头顶，从那长而厚的灰白色头发中突出来，一身持久不换的粗厚斜纹纯棉装束，脚穿却尔西牌长筒靴，上身是修补过的伐木工人通常穿的衬衫，看上去不像一名分子生物学家，倒像一名上了年纪的摇滚歌星。

蒙蒂在父亲摆出架势要喝酒之前就曾试图去阻止他，因为他已在天际信息招待所喝了两大杯威士忌酒。现在他更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非洲北美讨论组的领导也热情地点了点头，并称赞着：“他是对的，这个了不起的人是对的！噢，他成功了！”

蒙蒂礼貌地笑了一下。尽管父亲要依靠这家医药公司提供资金，他们父女两人的生活也要依靠这家公司的帮助，但是他现在并没有做出特别的努力与这个公司亲近。

“巴拿曼医生，你不觉得这个医药公司已经使人类生活变得非常的舒适？它已经消减了人类众多的痛苦，根除了无数原来不可能治愈的病症，或者使它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

“所有这些都只是附带产生的结果。医药公司只对一件东西感兴趣，那就是利润，如果它也恰巧帮助了几个人，那当然会更好。”

“你认为你真正信奉的东西不会错？”记者接着问道。

“当我还是一名从事研究的学生时，我们一家最大的医药公司的总经理就曾经这样一字一句地告诉我，为大家谋福利、行善等等都是废话。就比如说诺贝尔奖，阿佛列·诺贝尔因为发明了炸药而获得了一笔钱财，

# 炼金术士

紧接着他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和平奖。为此你是不是开始怀疑人生的价值？”

“如果你那么认为的话，那你为什么接受诺贝尔化学奖？”

巴拿曼耸了耸肩膀，说道：“有时我希望我并没有接受，但是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成为卖娼的妇人，可以把自己卖给任何人，以此来筹备未来三年中要用到的‘资金’。”他笑了，那种人类固有的热情霎时抹杀了他那阴云密布的表情。“诺贝尔奖是个好的招牌。”

蒙蒂思索着，并注视着桌子上厚厚的硬皮书，它与摄像机自成一个角度但并不在焦点之内。“爸爸，宣传一下那本书的内容，宣传一下，那里面解释了为什么你一直呆在那儿，而没有离开医药部门这片残渣的真正原因！”

记者移动了一下角度，离他更近了一些。这位记者和蒙蒂大致差不多的年龄，二十多岁，一头利索的短发，穿着比较正式的套装，皮肤黝黑但很漂亮。从她的说话语气来判断，她要转换话题。

“你是第一个揭开人类基因秘密的分子学生物学家，揭开这一秘密是一项惊人之举，所以得到了科学界同行的喝彩。在你这样位置上的许多科学家都尽力使他们的工作保密，但是你对于你的发现却拒绝拥有专利权，而且还在报纸上刊登出来，让全世界看你的新书《因子炸弹——20世纪的灾难》。”

她把肩上的摄像机移得更近了一些。蒙蒂想道：这个女孩是好样的！

“巴拿曼博士，您为什么这样做？”

他的声音响亮而深沉，并稍微带有大西洋彼岸的口音，体现出他对美国文物志的迷恋。他用拳头又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说道：“因为没有人因获得对遗传因子的专利就有权获得对人类生命的专利权，科学家会完全控制人类的生活，但是谁会来控制这些科学家？不是政府，而是医药公司，因为他们会被医药公司收买。一个医药公司对他们的工作是那样保密，他们甚至都不允许你进门半步，难道是因为他们担心你盗走他们的秘密吗？不是的，他们担心的是你会发现他们赚了多少钱，而又付多少钱用作奖赏。你知道1988年美国的十八家大的医药公司付出一亿六千五百万来贿赂一名医生吗？”

记者哆嗦了一下，问道：“你有证据吗？”

巴拿曼带着胜利的微笑说道：“那是已被美国政府刊登的数字。”

蒙蒂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靠近监控器的摇滚乐队也发出了揶揄的欢呼声。这名记者一时不能顺势找到合适的回答，因此再一次迅速转换了话题。蒙蒂舒了一口气。

“巴拿曼先生，我可以想象在此时此刻，你已经使得世界上的每个医药公司争先恐后来到你的门阶下，为你提供资金上的援助。”

“他们可以选择放弃，这些不可信的家伙们！三十年来他们一直是不加理睬，现在我又突然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在黏液类型上有百分之七十是相同的，但是在医药行业我想比例会更高。”

蒙蒂闭上了眼睛，又轻声地叹息了一声。“爸爸，宣传一下那本书，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钱。”她心里自语道。

当然父亲有一把有效的斧头来捣碎这一切，他有权力来藐视这一行业以及一届又一届的政府，他们使得科学家们没有任何的自尊，以至于使得他们中很多人被迫移民到别的国家，或者花费大部分时间不是集中精力做具体的工作，而是挣扎着寻找资金。但是巴拿曼医生却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他是科学领域内一个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尽管他具备一定的天才，但是这些年来，他所得到的远不如他所实际做的，他现在已接近六十岁，但是年龄没有使他有丝毫的软化。

“我做得怎么样？”在接受完采访或是发表过演说之后，这是他会首先问蒙蒂的一个问题。

她驾驶着梅塞德斯车小心地驶出了那建筑与支柱间的空当，向着地下停车处的出口慢慢开去。她面带着微笑回答道：“您自己认为怎么样？”

“四成好？”

“也许是五成吧。”

“没那么好吧，你一定是过奖了。”

她给了站岗的服务员二点五英镑，然后驾驶着车向着暮色已经降临的伦敦南区开去，此时这里正是交通高峰期。

“那名记者只是个孩子。”迪克·巴拿曼说道，好像是在为自己辩解。

“至少她已经读过了这本书，这就足够了。”

“是的，你说得非常对。”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悠远。

蒙蒂知道父亲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因此她接着他们在接受采访以前一直讨论的话题说道：“我认为你应该给尼尔·洛克先生回个电话。”

“你认为他还愿意与我讲话？”他厉声说道。

“如果他没有收看天际信息的话，我想他会。”

尼尔·洛克先生是班迪克斯·斯其尔组织的主席，它是英国的第三大医药公司，在世界上也享有排名。它的主要业务是从事药品的生产和开发新药，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分支机构来生产婴儿食品，还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系列的生育咨询诊所连锁店，并开了一些颇有

# 炼金术士

名望的私家医院。这个组织是在遗传学研究方面投入重头资金的首批医药公司之一，也是国内独家为遗传学研究提供资金的最大厂家。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迪克·巴拿曼激烈地反对专利权观念，再加上资金问题，所以他一直拒绝进入医药行业。他相信知识应该共享，这也是他在波克夏大学校园的巴拿曼遗传学研究中心一贯严格坚持的原则。他的资金有一部分来源于大学的支持，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还有一部分零零散散地来自一小撮慈善机构，尤其是那些支持研究与遗传有关的疾病的团体，像皇家癌症研究基金会、胆囊状纤维变性信托公司，还有帕克森基金会等等。

在技术投资上的不断支出，一些资金投放者也日益渴望看到他们所应得的回报，而这种回报不仅仅是科研成果，还要保持实验室运行，另外要支付二十多名员工的工资，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当蒙蒂想到父亲尽管面临着众多的困难，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她想象不出要是别人提供的资金更多一些，他将取得多么巨大的成绩。尼尔·洛克或许能够对此做出回答。迪克·巴拿曼说道：“我还没有听到关于班迪克斯·斯其尔任何的好消息。”

“那你听见什么坏消息了吗？”  
他把牙签弄到嘴的一侧，把它咬紧，说道：“还没有，他们过度保密。”

“那么是整个的医药公司？”

“不要他几磅肉，洛克就不想提供任何的资金。”

“爸爸，专利并不是那么可怕，他们不会持续多长时间的，在英国也就是17年，那不算太长。”

他侧过头来，望着她，“17年会把我熬坏的。”

“我希望不会。”

“那么，你把我放到轮椅上，我就成了一个老糊涂。”

“但仍在挣扎着寻找资金。”

她的话使他沉默下来，她知道这句话像是芒刺触动了他的痛处。

“即使你不喜欢尼尔先生所说的话，见见他也不会少点儿什么。”蒙蒂说道。

“好的，我要和他见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能来帮着估量一下这个人吗？也许你能从他身上套出什么东西来。”

“当然我会来的。在电视上他总是看上去非常友好。”

迪克·巴拿曼取出嘴里的牙签，拿在手里一边转动，一边凝视着牙签的尖端，说道：“眼镜蛇在袭击人以前总要先露出微笑的。”